

身居青岛,情系汉江。近日,作家杨志鹏的长篇小说《汉江绝唱》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本书以“汉江上游的第一大峡谷”黄金峡作为故事的发生地,以在卫门创立航运业的褚氏家族第二代乡绅褚天柱作为叙事主人公,建构了上下六代人、东西三千里的宏大叙事框架。书中将秦巴大山的壮美风景、汉江航运的百年变迁、独特的民俗遗风,与中国时代风云变幻融为一体,抒写出一部人文地理的百年史诗。《汉江绝唱》出版后,引起专家和读者的强烈关注和反响,在北京举行的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汉江绝唱》是一部具有文学史意义的鸿篇巨著,填补了江河文明史时代中国航运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空白。

杨志鹏：用海的视角回望江河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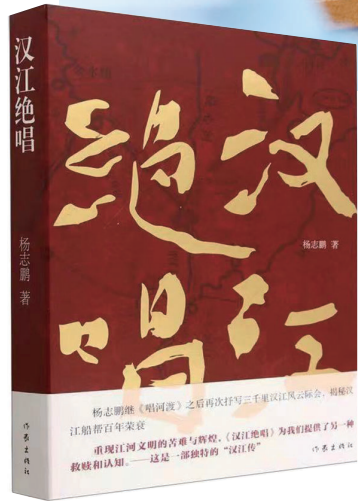
汉江记忆融入人生轨迹

虽然已经定居青岛三十余年,但是杨志鹏对于汉江的热爱就如同他执拗的口音一般不曾改变,他说这是一个陕西人骨子里的顽固。“汉江是融入我生命中的一条河流,我是在汉江边出生的,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直至19岁当兵的时候才离开,有关汉江的一切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人们常说,一个作家所有的作品都是他的自传,标记着他人生轨迹的烙印,无疑,杨志鹏的自传始终与汉江交织在一起。“汉江是一条著名的河流,在完成引汉济渭的历史重任后,如何保留绵延了几千年的汉江历史文化遗产,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的东西。”杨志鹏表示,回望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所应书写的内容,所以两年前,在完成《唱河渡》之后,他便与故乡的朋友们一起,分别乘车、坐船、步行,多次分段走完了黄金峡全程。“黄金峡之行的最大收获,是结识了渭门村土生土长的楚勇,他是地道的农民,在汉江航运红火的年代,他曾是黄金峡一流的太公,驾驶航船无数次穿越黄金峡。百里黄金峡的每一个渡口、每一条险滩,他都如数家珍,能说出它的历史传说,道出无尽的故事。

航运衰落后,他走进了庄稼地里,20世纪90年代又搞起山货贸易,一度做得很大,成了周边十里八乡的能人。”杨志鹏在后记《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写道:他(楚勇)对文学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散文和诗歌,为山河大地而歌唱,可以肯定地说,他的文字和诗句,本来就写在山河大地上。他给我讲了许多黄金峡的故事,使我找到了长久以来寻找的山河魂魄,这是促成我决定创作长篇小说《汉江绝唱》的最初起因。杨志鹏说:“《汉江绝唱》和《唱河渡》一样,展现的是一条文学的汉江,不是对历史资料和当下现实的整理与记录,而是对民族精神的历史追索与回放,作者所追求的艺术真实,希望与汉江汹涌澎湃的内在魂魄一致。”

“纤夫精神”致敬平凡人

在杨志鹏穿越黄金峡的过程中,他多次深入重要河段走访,包括采访老船工,听他们唱当年的船工号子和山歌,感受他们对汉江的炽热情感和对已经流逝岁月的深切怀念之情。这些亲临现场的感受,强化了小说中关于地理环境细节描写的想象,构成了这部小说的重要艺术特色。其中,有关纤夫精神的描摹令人尤为动容:久远年代以来,黄金峡两岸的大山上,长年住着一些靠卖力气吃饭的壮实农人,有船经过黄金峡时,他们就会应招成为临时纤夫,将船拉出峡口,领了工钱再返回到山上,等待下一次招聘。走过黄金峡的纤夫们,不但要承受在悬崖峭壁上攀登的危险,还要时刻遭遇险滩巨浪的威胁,如有闪失,死亡很



可能会接踵而来。即使航船进入平缓的河流,拉纤仍然是一件很伤身体的力气活。他们常常因为水流引起路程变化的缘故,无法准点按时吃饭,许多时候只能在航船容易停泊的地点,上岸吃几口干粮充饥,即使停船做饭,吃完饭也得立即赶路。无规律的生活方式,极大伤害了他们的胃,崎岖的道路,泥水以及过度用力,同样伤害了他们的身体。年纪稍大一些后,他们十有八九不但患有严重的胃病,而且百分之百会患腰痛和脚腿病,有些纤夫的腰很早就弯了……

杨志鹏在《汉江绝唱》中,用了不少的文字描写纤夫拉纤的场景,这既是他向父辈们致敬,也是替航运中无数纤夫不屈的灵魂发声;人类生活方式和文明的演进,固然有英雄豪杰的激扬文字,但更有无数普通生命的前赴后继。那些留在历史宏大叙事中的人物,值得后代子孙敬仰,而更多的凡夫小卒的生命消耗,则奠定了时代前行之路的基石。记住平凡,就留住了社会的良知与常识。

新作回望青岛百年城史

作家王蓬在《汉江之子杨志鹏》一文中提到:“杨志鹏能够写出《汉江绝

唱》绝非偶然,非有深厚广阔的生活积累与多种文体的写作经验不可为之。这与其阅历息息相关。”杨志鹏在写作本书时,曾游走于汉中、西安、北京、呼和浩特、青岛,但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在青岛完成的。书中“褚向阳”这一角色,大学毕业后应聘到青岛从事文化旅游项目开发,因此介入黄金峡旅游景区招商引资,这一段情节,又与作者本人的现实经历有所对照。文本中的地方性关联,可见一斑。

对此,杨志鹏认为,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文化的差异,必将增加人生的厚度,而这恰恰构成了他在文学创作中的特色,“比如我在青海当过兵,见识过大漠的凶猛,作品中自然也会融入相关的内容。”而他所钟爱的汉中山水,也有着钟灵毓秀的气质,这与青岛最美的山海城气质都是他心心念念的向往之地,“不同的际遇必然会影响着人的性格,我从汉江走来,继而感受大海的胸怀,体现到我的作品中,是完全不同于西北高原、黄土高坡的作家和青岛作家的写作风格,是一种融合的文化。”据杨志鹏透露,在完成了《汉江绝唱》之后,他将继续“双城写作”,新作将书写青岛史诗,“在宏大的叙事中表现普通人的命运,既追问生命的意义,又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

目前,杨志鹏已经做了大量资料搜集的工作,他对当年三万胶县人从灵山岛出发抵达台湾省的这段历史特别感兴趣,“青岛的历史底蕴深厚,但我们尚未完整打捞整理,大多都是比较零散的呈现,我希望能够去做这份工作,以我一个外地人视角,来感受青岛这座城市的历史。”杨志鹏说,这应该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从我当兵时驻足过的唐古拉山四五千米的高度,来到海平面水准零点的青岛,身体与心灵感受到的冲击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的感受,必定会让文学作品也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

◆相关新闻 “一代人的歌哭与生命深度关联”

日前,杨志鹏长篇小说《汉江绝唱》青岛分享会在良友书坊·塔楼1901举行,山东省作协主席、山东大学教授、评论家黄发有,作家出版社编审、评论家兴安,青岛文学馆馆长、评论家臧杰等多位嘉宾和读者,现场分享了阅读这部作品的感受。

山东作家协会主席、山东大学教授黄发有说:“《汉江绝唱》让我感动的是始终流动着的生命感,是作家向故乡致敬的生命之书,是一种深度的精神还乡,表达了作者几十年来的文化乡愁。我们需要更深深地挖掘研究这部作品,它有着一种隐秘的精神文明,是一种生命的内在流露。《汉江绝唱》的作者,把一代人的歌哭与生命深度关联。”

中国石油大学教授吴文山认为,《汉江绝唱》从褚瑞生“千里回家”写起,采取了一种灵魂穿越的全能视角回眸百年家族历史,同时与中国百年风云变幻融为一体。场景和人物的描写如在眼前,这是绝对考验作者的文笔和表现功力的。同时,《汉江绝唱》对于当下快速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困惑和烦恼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具有很强的启迪性。

青岛文学馆馆长、评论家臧杰说:“尽管他试图以一条现代景观改造的线索,勾连历史与现实,以重新思索生态与文明、族群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的关照与呈现间,那股带有源流色彩的雄浑与深情,丝毫没有因为时间和生存处境的迁移而改变。”

作家出版社编审、评论家兴安说:“《汉江绝唱》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诗式作品,评论家贺邵俊先生称其为‘顺势而为的英雄’。这部作品值得更深入地研读。作品中的风景描写,更是这部作品的一大特色,在不少作家丧失风景描写能力的当下,《汉江绝唱》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
良友书坊供图

杨志鹏做客良友书坊与读者互动。